

晓浩 主编

子文是刘伟的笔名。此文曾以《神山圣湖》为题在《黄河》杂志上发表，后在其基础上扩充成现在的篇章。作者写实性强，思考缜密，作家与记者共有的良知与责任跃然纸上，行文显示出一种素养，对西藏山系与河系的纵横分布和神话与传说的交错构造有独特的叙述和精彩的描写及透彻的剖析。全书是一部含量颇高的大散文。

西藏： 永恒与 短暂

子文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藏羚羊丛书

西藏 永恒与 短暂

子文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永恒与短暂/子文著.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5.5

(藏羚羊/晓浩主编)

ISBN 7-223-01751-1

I.永... II.子...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1195 号

西藏:永恒与短暂

作 者 子文

总 策 划 刘立强 李海平

责任编辑 王剑箫

封面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印 刷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

字 数 140 千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4,000

书 号 ISBN 7-223-01751-1/I·392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西藏

永恒与短暂

目录

1/ 第一章 苍茫的雪山浩瀚似海

走在山谷中 / 莲花似的神地 / 西藏
是女魔仰卧之形 / 凡人与神的亲近

13/ 第二章 为什么西藏被称为地球的第三极?

大海之中隆起的高原 / 南北极探险 /
地球最高峰的魅力

23/ 第三章 群山拱卫的羌塘草原

天上的公路 / 唐蕃古道 / 群山拱卫的羌
塘草原

45/ 第四章 川滇藏边民风淳

川藏路印象 / 三江峡谷 / 茶马古道见闻

66/ 第五章 世界最庞大的山系

喜马拉雅是“雪域”的意思 / 沿喜马
拉雅旅行 / 最早穿越喜马拉雅山的人 /
珠穆朗玛自然保护区 / 喜马拉
雅山的麦克马洪线

85/ 第六章 喜马拉雅山系文明

大山孕育的文明



西藏

永恒与短暂

目录

喜马拉雅山区野人和怪兽的传说

喜马拉雅西部——多种文明的结晶

喜马拉雅中部——梵音悠悠的山谷

喜马拉雅东部——崇尚自然的秘地

121/第七章 四大神山和山神崇拜

神话中的另一个世界/西藏，众神之地/最著名的神山岗仁波齐

142/第八章 男性的神山和女性的圣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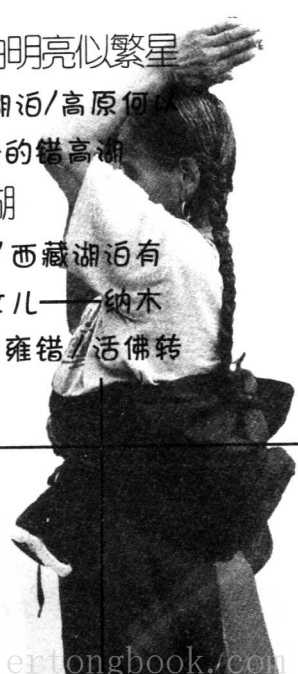
神山和圣湖大多是夫妻/转神山/人神共处

159/第九章 众多的湖泊明亮似繁星

西藏有一千六百多个湖泊/高原何以多湖泊/比九寨沟还美的错高湖

167/第十章 四大神湖

女性神魔灵魂的居所/西藏湖泊有很多湖怪/帝释天的女儿——纳木错/最著名的圣湖玛旁雍错/活佛转世要到神湖观看吉兆



第一章 苍茫的雪山浩瀚似海

海拔5100米的波当拉山口。传说一只乌鸦给莲花生传递佛经，经过此山，风景极美，叫了一声，御着的经书散落在雪山上。

当查看地图或是用手触摸地球仪的时候，对西藏那片隆起的高地有一种冰冷和坚硬的感觉。但只要亲身进入西藏浩瀚的大山之中，就能感觉到西藏的高山和河流活泼的生命。

山川河流无处不在的神祇与世俗的人共同编织了西藏独特的文明图案。

现实生活是短暂的，但充满乐天的气氛；理想世界是漫长的，有限的生命消失了，每个神或人都有了定位，成为无限的神祇。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生命的魅力消失了，仅剩下一一种自我陶醉的崇拜。



传说一只乌鸦给莲花生传递佛经，
经过此山，见风景极美，叫了
一声，御着的经书散落在
波当拉雪山上。

苍茫的雪山浩瀚似海





走在山谷中

西藏由于地理的原因，称为世界屋脊。在这里，地域、居民、宗教文化、神话传说和风俗习惯，都有其独特之处。无论是居住于此，还是来往于斯，所获得的感觉也是独特的。

1990年秋季的一个傍晚，我开车由拉萨经羊八井，绕道仁布去江孜。从仁布翻山过去，向远处张望，只见夕阳西下，无边无际的群山一片桔红，一些雪山的峰顶闪着迷人光芒。看着那壮观的景色，心中不由泛起“苍山似海，残阳如血”的诗句。

我去过不少地方，有远有近。峨眉山、五台山、华山。当我在殿堂散步时，那里的和尚或者道士，眼光的冷淡、温暖随游人是否朝随缘箱里丢了钞票而变化，山色虽然美，殿堂道观却俗气太重。老挝北部的朗勃拉邦，是古老王朝之地，森林茂密，山谷郁郁葱葱。但山色空蒙，天际狭小，使人心中不免少了一些大气。寺庙院子十分安静，殿堂内人很少，地面铺了干净的凉席，精致得使人无所适从。

西藏则不同。蓝天高张，山地茫茫，于雪山高耸之中央，处江河奔流之源头，大自然赋予高原一览众山小的大气。

汽车带着滚滚烟尘，沿着七里八拐弯的山道，盘旋而下。前后数十公里，极目所至，看不见一辆汽车，也看不见一个行人，原本有在山谷草坡上的牛群、羊群和牧人，此时也回到了山下的小村庄。除了车上的我与暮色的天空中盘旋着的一只孤独的山鹰，寂静的山谷间，似乎没有生命存在。褐色的群山涌动而来，如是在天地间奏响着无声的乐曲。从高处俯瞰山峦起伏的大地，我在刹那间感到个体的生命是如此的渺小，如同车窗外飞扬尘土的一粒细微尘埃。我在西藏，犹如小石弱木之于高耸峭拔浩瀚似海之群山。此时此景，我真正体验到了弱小与雄壮、永恒与短暂那种对人心灵上的震



撼。许多年以后，我自己都觉奇怪，我去过西藏很多地方，翻越的大山，涉过的江河不计其数，唯那天经过仁布山时留下对西藏大山的印象，犹为深刻。

触摸地球仪，那片突兀的高地手感格外鲜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左右，全部面积约有250万平方公里。整座高原北起布尔汗达山，临塔里木盆地，南接印度平原。北边海拔100多米，南部的海拔也不过400多米。这片褐色的高原巍然耸拔于世界之上，南部高耸如屏障是喜马拉雅山脉，北部为昆仑山和唐古拉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山脉，横断山脉则纵横绵亘东部。众多的山脉，形成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理单元。只有到了西藏，才能切身感受到西藏是大山的故乡，全世界所有的大山，圆润温柔的、绵延逶迤的、雄浑壮阔的、高耸挺拔的、嶙峋峻峭的，似乎都集中在了这片高原上。

回想在西藏的岁月，可以说都是在大山中度过的日子。我多次经过一些高山的山口，从山口向下望去，山谷蜿蜒，群山低矮，众生更是渺小如蚁，临高而下视，胸怀旷远，逸兴飞扬。按西藏的说法，每个山口都是一些神祇过往的地方，因而一些信仰者在山口牵起一条条经幡，祭供起自己的信念。当清冷的山风将印满经文的经幡轻轻掀动，那虔诚的诵词于是就送到了神祇居住的圣地。经过某个山口时，乘车人或步行者，都要叫一声“啦索索！”在山口高高的玛尼堆上，放上一块代表自己心愿的石块，祭祀过往的神祇，也请此座大山的山神保佑自己平安。

入乡随俗，我每次经过山口，也都要放下一石块。当然，也还捎上另一个意思：这个地方我已过来了。

在西藏20多年的岁月里，经过了多少山口，我已记不得了。但是，那种高耸冷峻的大山与渺小个体生命的强烈反差，那种永远走不出大山环抱的感受，却铭刻在我心灵的深处。无论在西藏的什么地方，都能感到高山沉重的力量，耸拔的高山逶迤与我同行，深沉、绵长、可亲而不可近。我在1986年就写过一篇名为《别总跟着我》的小说，发在《长城》杂志上。我在小说中写到在西藏的感



觉：只要置身西藏高原，无论到了哪里，都走不出纵横交错的大山的环抱。在西藏辽阔如海的高山峡谷之间，那壮阔的大山总是跟着我，无法摆脱。那褐色的山体似曾相识，带着熟悉的面影，出现在我面前。人在其间，真是太渺小了，走到哪里，都能感到大山咄咄逼人的压迫。西藏的宗教信仰者，对自己的信仰是那么地执着，那么充满敬意和畏惧，是否就是源于对茫茫高山的母亲般地信赖？充满感情的人也好，冷峻的大山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感情和故事，应该有超越自然的、具有自己个性的思想。

1991年，我们的采访车在后藏海拔5300多米的嘉措拉山口抛锚。当时正为西藏寒冬季节，天气极冷，天空冷气弥漫，远处雪山环列。同车的报社同事说，这是他们遇到的最冷的天气。那一年是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人民日报组织了采访组进藏采访。组长卢小飞带两人去山南等地采访，我和报社的朱维群、唐维红等人去日喀则和樟木。司机小于是武警西藏总队的司机，他不善言笑，直到车抛锚，他一脸严肃地下车，打开车前盖，俯身检查。寒风呼啸，冷气如刀。同车的记者不忍坐在车上观看，虽然帮不上忙，也相继下车，跺着脚，陪在小于的旁边。当时的气温可能在零下二三十度，小于冻得出了鼻血，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车外呆几分钟，就受不了那刺骨的寒气。远处，群山莽莽，山巅无一例外地覆盖着淡淡的白雪，坚硬的地面闪烁冰冷的亮光。当车子修好，发出动人的轰鸣声，我那些冻得瑟瑟发抖的同事说，只有在此时此地，才能知道什么是西藏。

莲花似的神地

我在《西藏王统记》一书中读到这样一则故事：

昔日，佛祖在竹林精舍讲经说法，众罗汉围绕而住，洗耳恭听。适时佛祖垂目下视，眉间白毫放五种光明，普照北方雪域大地。当



即佛祖对菩萨言道：北方边地雪域，鬼魔横行，在未来之时，需要观世音菩萨前去传扬妙法，调化雪域众生。于是，观音菩萨来到无量光佛座前，发大菩提心，单腿下跪，右膝着地，合掌发誓：我将前往雪域，度众生早登极乐，最终哪怕剩下一人不能超度，我的头颅就会象葵花子裂成十片，我的身体就会象莲花的花瓣裂成一千片！

观音菩萨发下誓愿，雪域大地连绵的雪山交错，形状变幻，如同张开的白莲花。观音下降雪域之后，放眼看去，西藏大地迷雾茫茫，上部阿里三围，即雪山围绕之地普兰、湖泊围绕之地吉隆、岩石围绕之地扎达，地形同沼泽，乃是野兽出没之洲；下部朵康三岗，即康区和安多一带，地形如同广袤的田野，是禽鸟飞翔之洲；中部卫藏四茹地形如同沟壑，乃猛兽咆哮之洲。于是，观世音向雪域上中下三部演说大明陀罗尼咒六字真言，使众生得到快乐。

菩萨站在拉萨的普陀山之巔（汉语约定俗成按其发音称为布达拉，拉即神，也是山的意思），张开慧眼四下观望，发现卧马塘中间的湖泊乃是阿鼻地狱所在，倾耳听之，阿鼻地狱中备受煎熬的受难者，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菩萨慈悲心一动，右眼坠落泪珠，化为尼泊尔赤尊公主。左眼泪珠坠地，化为汉地的文成公主。后来，就是这两位公主，填卧马塘湖泊，修寺镇魔，由人到神，成为西藏僧俗百姓千百年供奉的神祇。

在西藏，无论是布达拉宫，还是一些小寺庙，大都能看到供奉的十一面千手观音像。《白莲花经》说，雪域众生顽冥不化，世间诸恶太多，菩萨生烦恼心，于是按照先前发下的誓言，头碎裂成十片，身子散为千片莲花瓣，飘飘荡荡于雪域高原。无量光佛见之，将散形的菩萨重新收合，把碎为十片的头加持为十一面，将裂为千片莲花瓣的身子加持为千手千眼。

我还听到一说法，说是观世音菩萨不能解脱众生于苦海，头颅碎裂十片，散落雪域大地，化为十个最具加持力的湖泊，身子裂为千片莲花，化为雪域1000座神山。菩萨本人化身为凡人，来到人间，以身演示生老病死及诸多烦恼。青海省的藏族学者索南才让在



其《藏族的观世音菩萨崇拜》一文中认为，“不论是历史著作，或是佛教史籍，以及名僧大德，普通信佛者，把藏人的起源、藏民族形成和所崇拜的人物与宗教相联系，进行神化，认为观世音菩萨化为菩提心猴，和圣度母化现的罗刹女婚媾繁衍成藏族，松赞干布和历代达赖喇嘛是圣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降生于雪域西藏，进行治理；赤松德赞和宗喀巴大师则被看成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致力于振兴和繁荣藏民族的文化；历辈班禅喇嘛是无量光佛化身，等等。”

传说中的布达拉(普陀山)有三座，一座在南印度补陀罗迦的大海，山中有宝石宫殿，是观世音居住之宫舍，是观音菩萨“身”之处；一座是西藏拉萨的布达拉，是观音菩萨“语”之处；一座是浙江定海之普陀山，是观音菩萨“意”之处。康熙皇帝的《补陀罗迦山普济寺碑》记述了这三座布达拉。

拉萨的布达拉最早建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松赞干布云：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处焉。《布达拉志》中写道：红山内外三道围城，中心楼九层，宫室九百九十九间，加顶层佛堂共为一千间。层楼四周，矛旗林立，南面九层宫殿为文成公主寝宫。围城四周设四门楼，王与公主宫殿之间通以银桥，东城门外设赞普之跑马场，以砖石为基，上铺木板包钉，两旁宝珠网络围绕，跑马之时，一马奔驰，犹如百马奔腾之势。

17世纪时，五世达赖喇嘛在白宫的基础上又扩建了规模。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布达拉宫。1990年至1994年，国家投资了5000多万元对布达拉宫进行维修，尔后在布达拉宫的正面，又新拓建了宽阔的广场。2003年，国家再次拨出巨款维修布达拉宫。

走出拉萨，西行约5公里，经盘山公路向上，穿过山坡大片的桃林和柳林，就到了著名的哲蚌寺。寺院依山而建，高低错落的楼房数以百座，层层叠叠，气势宏伟。拉萨有三大寺，即：哲蚌寺、色拉寺和拉萨远郊的甘丹寺。如果加上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和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甘南州的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就有六



大寺庙。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哲蚌寺。

当查看地图或是用手触摸地球仪的时候，对西藏那片隆起的高地有一种冰冷和坚硬的感觉。但只要亲身进入西藏浩瀚的大山之中，就能感觉到西藏的高山和河流活泼的生命。

山川河流无处不在的神祇与世俗的人共同编织了西藏独特的文明图案。

现实生活是短暂的，但充满乐天的气氛；理想世界是遥远的，但给人以执着的力量。有限的生命消失了，每个神或人都有了定位，成为无限的神祇。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生命魅力的消失，仅剩一种自我陶醉的崇拜。

不仅是西藏这四座最著名的黄教大寺庙背负大山而建，以我到过西藏大部分地方的经历来看，西藏绝大多数的寺庙不是依山而建，就是建在险峻的山梁上。也许每座形状奇特、高耸挺拔的大山，都有灵气，可能会是那一千莲花瓣中的一片。另外，人为建筑的寺庙使凝重的大山延伸出一片轻松、和谐的天地，结实的山体伴随着僧人高低起伏的诵经声，伴随着悦耳的铃钹声，在高低错落的一座座建筑之间获得活泼的生命。同样，高耸挺拔的大山，也成为寺庙建筑坚强的组成部分，寺庙借助结实的山岩，从而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威严气质。

后藏的扎什伦布寺，背负的大山当地人称为须弥山，此山是佛教传说中的世界中心，山顶上有三十三天宫殿，诸佛均在此修行。作为无量佛在人世间的世俗化身班禅喇嘛，恰好就在这座神山环抱的寺庙里驻锡。甘丹寺修建于山颠的背风之处，布达拉宫更是借助红山的高度，使这座宫殿式城堡，相比之拉萨普通的民间建筑，显得高大无比，威严耸拔于拉萨河谷中间。人世间的大神在山颠高高的宫殿上，注视着尘世顶礼膜拜的民众。神与人于是有了极为悬殊的地位。

西藏，神话与现实共存的高原。西藏作家扎西达娃曾把西藏山脉纵横交错的地形，比喻为莲花生的掌纹。雪域众生，人畜鱼鸟，皆



生活在佛教大师的掌握中。在佛教的经典中，西藏是观世音菩萨化行之地，因而，从蓝天白云的高处俯视群山茫茫的青藏高原，地形又如一巨大无比的莲花，而拉萨就是莲花的花蕊。我在一篇散文里写道：拉萨和其他城市一样，有嘈杂和肮脏的小巷，有色迷迷的歌的歌厅和发廊，有在街头寻衅的醉汉，但也有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大寺庙、清新的空气和乱窜的狗群。拉萨象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保持着独特的宁静和洁净。

西藏是女魔仰卧之形

公元7世纪的时候，拉萨名为“卧马塘”，属苏毗部落辖地。现在拉萨市东边靠近彭波的雍布，就曾是苏毗部落的王城，当然，遗迹已荡然无存。松赞干布起兵山南的雅砻河谷，往东，征服了苏毗部落，向南，打败了塔布和贡布部落。卧马塘树木繁多，一片片沼泽地苇草丛生，河谷中央还有一片不大的湖泊，叫“卧马错”。黄鸭在河滩摇摆着散步，湖鸥不时轻轻掠过亮晶晶的水面。这是一片气候宜人的谷地，地理位置有利于出兵北伐象雄，西征羌地。

据说，文成公主由长安到西藏的卧马塘，嫁给吐蕃松赞干布赞普，两人相亲相爱，足迹几不出户。一日，风和日丽，柳枝静垂，河滩和沼泽地传来野鸭声声鸣叫，松赞干布携思乡的文成公主出巡。就在赞普涛涛不绝抒发一统高原、建立吐蕃王朝的雄心大志之际，文成公主仰望天际，扫视四周，突然心血来潮，文成公主原本是观音菩萨左眼泪珠的化身，她到西藏就是了却佛缘，以助观音菩萨完成在雪域的誓愿。公主就地打坐，以汉地的金、木、水、火、土五行推算一番。她观察到，西藏的地形如同侧卧“逻刹”女魔，阿鼻地狱就是由罗刹女魔镇守。卧马错的湖水是女魔的血液，湖底是女魔的心脏。在此早些时候，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先后嫁到吐蕃，她们进藏时，分别携带了释迦牟尼8岁和12岁等身像进藏。佛为



正,魔为邪,正邪不能两立。文成公主对藏王说,吐蕃要兴旺,要完成雪域各部落的统一大业,必须建寺供佛,镇住女魔,以正压邪。于是,藏王松赞干布听从文成公主的建议,让百姓用山羊驮土,填平卧马错,修建大昭寺,镇压女魔之心脏。

尔后,传说是观音菩萨在人世间化身的松赞干布,与两位公主心有灵犀,于是主持在西藏四周修建了镇边12座大寺,以镇压女魔四肢关节:

- 在山南乃东建昌珠寺镇压女魔之左肩;
- 在洛扎夏曲河岸建昆庭色吉拉康寺,镇压女魔之左肘;
- 在康区甘孜邓柯建善塘度母神殿(又名卓玛寺),镇压女魔的左手心;
- 在拉孜的雅鲁藏布江东岸建仲巴江寺,镇压女魔之左臂;
- 在仲巴建扎顿拉康,镇压女魔的左膝;
- 在拉达克建日喜卓玛寺,镇压女魔的左足心;
- 在墨竹工卡马曲河东岸建嘎泽寺镇压女魔的右肩;
- 在工布建布曲寺,镇压女魔右肘;
- 在普莫雍措南面建朋塘吉拉康,镇压女魔的右手心;
- 在南木林雅鲁藏布江北岸建仿章寺,镇压女魔的右臂;
- 在吉隆建绛真格杰寺,镇压女魔的右膝;
- 在萨迦布曲河西岸建博东甲廓雄寺,镇压女魔之右足心。

在拉萨西郊的西藏博物馆,现在还珍藏着一卷唐卡,上面画着的就是12座大寺镇压的“雪域女魔”。作者已无从考证。我们脚下的高原大地竟然是大而有形、小而无形的女魔?当她痛苦地扭动身躯,大地便发生地震,火山喷发出她的怒气。看着雪域镇魔图,不知怎的,



跳神仪式



我的心悲凉起来。这女魔被以前不知名的画师画得身躯丰满，充满勃勃生气。12颗永远不能移动的大钉，把一活泼而好动的女性就这么永远地镇压了，使其永无翻身的希望，真是太残酷了，不给她以改过自新的机会。没有善意，不合佛教大慈大悲、普度凡人也普度妖魔邪怪的本意。纵观西藏兴佛灭佛的历史，与佛教对立的本土女魔倒是给镇压了，但披着人皮的妖魔却在尘世间辈出无穷。

凡人与神的亲近

我曾试想着找到并游览这些传说古老的寺庙，上述那些地方倒是都去过了，大概是地名演变的原因，或许也是西藏人原本就对历史无所谓，带神话色彩的传说在他们的生命中才是重要的。总之，松赞干布当年建起的四大镇边寺庙我一个也没找到。再或许，我去过了，只不过当地人对寺庙的称呼已改变罢了。

西藏的历史和地名充满了神话色彩，拉萨的地名包含了三层意思：以女魔名“罗刹”为地名，汉史中有“逻些”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中。另外，大昭寺是山羊背土填湖后建成，有了大昭寺，才有了围绕寺庙的八廓街，慢慢由此形成了拉萨城，藏语“惹萨”是“山羊背土”之意；后来，佛教在西藏兴盛，藏语把天叫“拉”，神也称为“拉”，地叫“萨”，拉萨正好也是“神地”的意思。我这样连贯起来理解：“逻些”、“惹萨”、“拉萨”，就是女魔的心脏被山羊背来的土填住，在其上建起了寺庙，最后变成神圣之地。

以大昭寺为中心，西藏大地镇压女魔四肢的大寺庙逐一修建起来，神地拉萨的风水为之大为改观。文成公主对松赞干布形容吐蕃都城拉萨：天空如八辐法轮，地面如八瓣莲花，八方神山拱卫，环侍的山峦呈现佛教八瑞相。以大昭寺为中心，东面是山峰看似宝伞，西面山峰如盛开的莲花，南面山峰形如旋状的海螺，北面山峰高耸如胜利幢，西南面好似吉祥结，西北如金法轮，东南是宝瓶，东



北形如活泼的对鱼。拉萨这八瑞相山中，最高的山峦就是西北形如金法轮的根培乌孜山，山下就是西藏第一大寺哲蚌寺。在拉萨传召大法会上，我听过哲蚌寺领经师诵经，其声音之浑厚宏亮，低沉悠远，如不是亲临其境，亲耳聆听其诵经，真不敢相信，人的嗓子可发出如此美妙动听的声音。有个说法是，正是因为哲蚌寺背靠金法轮的根培乌孜山，面对形如大海螺的南山，因而哲蚌寺僧人诵经妙音袅袅，格外动听。每当西藏各地有大一些的佛事活动，大都要请哲蚌寺的喇嘛去领诵佛经。

哲蚌寺，汉语意即“堆米寺”，全称为“吉祥米聚十方尊胜洲”。叠叠重重的白色建筑，随着山势蔓延而上，远远看上去就如同一大堆白米撒在山脚下。明永乐年间，即1416年，哲蚌寺由宗喀巴的弟子加央曲吉·扎巴班丹主持修建。刚开始寺庙很小，仅有7名喇嘛。开光那天，7名喇嘛进殿堂时，过于拥挤，一名喇嘛不小心被挤倒，一条腿骨折。主持却认为此乃吉兆，哲蚌寺以后将僧侣如云，兴旺发达为雪域大寺。果然，经过历年的扩建，寺院建筑依山势层叠向上，近观如一座白色的大城堡，远眺如一片白色的花儿开在山凹间。喇嘛集中念经进行法事活动的大经堂，称为“措钦”，面积约2000多平米，大殿内有183根支柱。哲蚌寺应验了加央曲吉的预言，其规模最大的时候，住寺僧侣多达7700人。另外，哲蚌寺属下还有185个庄园、近5万亩土地，占有2万多个农奴。

到现今，经常有一些信仰者上山，在山顶煨桑、祭供并在玛尼经石堆上挂上吉祥的哈达。可能是年代久远的原因，一些高大的玛尼石堆，如同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巨石阵，无声地遗留在高高的山峰上，与低矮的云天相接，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神秘力量。出寺院往后山去，首先看到一块高耸的岩石，石上刻了一尊头戴黄帽的宗喀巴像。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沿着那条细长的沙石小路上山，岩石看上去非常高大，远看岩石带有些棕红色，近了看岩石原本是块巨大的花岗石，青灰色，正面的棕红色是由一些佛教的信徒涂抹。刻在石上的宗喀巴像，属浅浮雕，手法笨拙，但却有艺术的魅



力。我就那么随意地靠在岩石上，在这高高在上的位置，随宗喀巴的视线向下，目光穿过300多年风霜雪雨的淡淡青雾，俯瞰着绿色的拉萨河谷，凝视着不断变化着的拉萨城。

世俗与宗教就这么以一种温柔的方式，在群山纵横的西藏相互而视。其实，佛陀的目光早在公元4世纪就分别越过了喜马拉雅山脉和阿拉干山脉。佛音飘荡缅甸和暹罗的平原、山林，有的传佛者溯伊洛瓦底河和湄公河而上，进入大理。另外的传佛者裹着细密的羊毛毯，穿过风沙漫漫的克什米尔，跋涉阿富汗、帕米尔、河西走廊，流连忘返于中原黄河、长江两岸。盛极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景致是多么令人神往。尔后，佛的足迹又折头西上，停留在了西藏这片莽莽苍苍的高原。

兴许正是高原无尽的大山，给予佛寺和僧人一种凝固的宁静，使永恒与短暂在远离尘世的地方保持了美妙的和谐；也正是高原无尽的大山，抗拒着外力的干扰，使得佛教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本色无减，在西藏高原较为完备地保留了下来。

元朝时期，骑在马上打天下的蒙古皇帝和他的王公贵族都皈依了佛教，他们推崇来自西藏的高僧活佛。一个叫八思巴的活佛，还成了忽必烈大帝的国师。也许还有一种对佛信仰的机缘，使得辽阔的西藏高原正式成了元朝帝国版图的一部份。佛教翻越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从潮湿的印度平原到达辽阔而干燥的西藏，再走出高原的山区，辐射到当时蒙古人统治的广袤地区。就连当时傲视天下的清朝皇帝，也走出深深的皇家内城，尊敬地迎接来自西藏的高僧活佛。

真的，当我穿行在西藏各地，漫步在拉萨街头，时刻都有置身在神话与现实世界的感觉。强烈的文化氛围令人感到：你就生活在历史中！那些壮丽的大雪山带着神奇的光彩，时刻陪伴着我，那些各种美妙的传说和亮丽的景色令人心情愉悦，浮想联翩。我想，可能正是西藏群山环抱的特殊地理环境，使“与人为善”、“修身养性”的佛教，在雪域高原多少还保持了一些真纯的本性。